

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吗?

——基于 CGSS2021 的实证研究

陈茜睿

扬州大学

DOI:10.12238/ej.v6i6.1182

[摘要] 商业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数据,研究商业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对8148份样本的回归发现,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的提高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越高,居民幸福水平越高。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宣传,确立科学切实的发展目标,提高家庭责任感有助于提高全民的幸福水平。

[关键词] 商业养老保险; 健康状况;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F840.67 文献标识码: A

Does buying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mprove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2021

Xirui Chen

Y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s important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21 (CGSS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investigated. The regression of 8,148 samples reveals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happiness; the higher the health statu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happiness. Increasing the publicity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setting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improving the sens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Key words]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health status; subjective well-being

1 研究背景

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通过购买保险产品,将一部分个人和单位的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以获取投资收益并积累养老金的一种方式。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金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居民的退休生活提供经济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2020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人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需求渐渐增多。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单列成章,为今后推进民生工作作出了新部署,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明了新方向,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描绘了新图景。

那么,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是否是由于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呢?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怎样的

影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商业养老保险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商业养老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首先,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一个经典议题,受到广泛学者的关注。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大多文献仅仅从不同视角研究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但并没有关注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周海珍等(2020)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养老准备以及商业养老保险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的金融素养越高,会更积极地进行养老准备,养老准备越完善,则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会越低,越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1]郑路等(2021)利用CHFS 2015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养儿防老”等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会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王泰等(2022)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个人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3-2018)评估社会信任对个人购买商业保险概率的影响。^[2]

其次,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大多基于文化消费、收入、公平等视角,忽视了商业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李光明等(2018)研究的是文化消费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指出文化消费可以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3]王萍等(2022)研究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指出社会公平感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4]

最后,胡宏兵(2022)将商业保险作为关键变量,指出商业保险参与能够有效缓解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但不能有效缓解未处于婚姻状态(未婚、离异、丧偶等)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综上,本文将商业养老保险这一变量作为核心变量,系统地研究商业养老保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基于对文献的梳理,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H1:商业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即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

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2.1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数据,该调查始于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调查项目,覆盖了2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除新疆、西藏、海南及港、澳、台地区),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本文所使用的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的有效观测值个数为8148个。

2.2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本文旨在探讨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我们采用调查问卷中涉及的“是否幸福”来测度居民的幸福水平,非常不幸福为1,比较不幸福为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为3,比较幸福为4,非常幸福为5,数值越大,幸福水平越高。在实证中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提供有效补充的重要手段,是居民养老准备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问卷中,解释变量以问卷中涉及的“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ins_pension),购买为1,反之为0。本文将运用王泰(2022)的方法处理控制变量,将人口学变量和经济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健康状况、户籍和收入等,其中变量均来源于CGSS2021的调查数据。

2.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中,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综合值的均值为3.98,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人数是369,未购买人数是4916,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人的幸福水平平均值是4.11,未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幸福水平平均值是3.97。在8148个样本中,男性3679人,女性4469人,男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占比45.6%,女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占比为54.4%,农业户口占比72.6%,其余占比27.4%。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042,户籍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0,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是0.229,各变量未见任何异常。

3 回归分析

3.1基本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进行初步评估,以探讨分析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对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影响;其次考虑分析性别、户籍等人口学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运用OLS回归和Probit回归两种方法。具体的模型如下:

$$\text{Subjective Well-Being} = \alpha + \beta_1 \text{Insurance} + \beta_2 X + u \quad (1)$$

$$\Pr(\text{Subjective Well-Being}) = \Pr(\alpha + \beta_1 \text{Insurance} + \beta_2 X + \epsilon) \quad (2)$$

其中,Insurance代表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Subjective Well-Being代表主观幸福感,X表示控制变量。

本文的主要回归模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最小二乘法(OLS)。为检验商业养老保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笔者分别构建以下模型:首先,将性别、健康状况、户籍、收入四个控制变量进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到表1中的模型1。接着,将核心变量商业养老保险进入模型,单独进行回归,得到表1中的模型2。最后,将核心变量商业养老保险和四个控制变量同时进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到表1中的模型3。表1汇报了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对主观幸福感的OLS模型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表明,除了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状况变量之外,其他变量(性别、户籍和收入)对应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商业养老保险这一变量对应变量的影响为正向,健康状况变量对应变量的影响也为正向,并且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控制变量方面,研究显示人们的健康状况越好,人们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的人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这可能与他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相关。

表1 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商业养老保险		0.042*** (3.051)	0.031*** (2.176)	0.269*** (2.566)
性别	0.003 (0.193)		0.228 (0.310)	0.143 (3.474)
健康状况	0.231*** (16.468)		0.004*** (16.027)	0.463*** (177.761)
户籍	-0.012 (-0.841)		-0.008 (-0.545)	-0.105 (1.377)
收入	-0.020 (-1.451)		-0.022 (-1.558)	0.000 (0.465)
N	4863	5285	4735	4734
估计方法	OLS	OLS	OLS	Logit
Adj R-squared/ Pseudo R ²	0.054	0.033	0.054	0.067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

3.2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为保障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Logit模型对全样本作进一步分析。为满足Logit模型的要求,本文将因变量转换为二分变量,其方法是将因变量中的“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合并为“幸福”,用1表示,将“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不幸福”

和“非常不幸福”合并为“不幸福”，用0表示，估计结果为表1中的模型4。估计结果表明，模型4中的核心变量显著，结果未发生显著性的变化。因此，本研究结论的稳定性较强。

在本文中，商业养老保险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处理内生性变量的常用方法是引入工具变量（IV），寻找一个与商业养老保险相关，而与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关联的变量。为检验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工具变量，以受访者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工具变量。若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则有助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而未必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因此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可以作为工具变量。数据方面，选取问卷中的问题“您是否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沿用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赋值方式，购买为1，否则为0。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主观幸福感
商业养老保险	0.050***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一阶段估计 F 值	56.443
R-squared	0.023
Wald 检验	2.678
P 值	0.001

首先，我们关注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和之后，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F值都大于10的临界值。这表明商业医疗保险是有效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接下来，我们对内生性进行分析。Wald检验的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了外生假设，说明样本不存在内生性。这意味着主观幸福感没有受到内生因素的影响。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比基本回归结果略大，与基本回归结果结论一致。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的数据，通过对8148个样本进行回归，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二是人们的健康状况越好，人们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商业养老保险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十分重要，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宣传，健全责任机制，提升社会信任。尤其要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移动应用和在线平台可以为国民提供随时随地的学习资源。第二，要确立科学切实的发展目标，近年来不少地方将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我们要了解民众的独特需求和感受，推动经济快速良性发展，将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第三，居民个人应更好地融入家庭生活，创建良好的家庭氛围，实现家庭和谐幸福的人生目标。^[5]

[基金项目]

扬州大学科创基金项目XCX20230930。

[参考文献]

- [1]周海珍,吴美芹.金融素养、个人养老准备与商业养老保险决策[J].金融与经济,2020(03):35-42.
- [2]王泰,朱衡,卓志.社会信任对个人商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保险研究,2022(8):3-16.
- [3]李光明,徐冬柠.文化消费对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CGSS2015的数据分析[J].兰州学刊,2018(12):158-168.
- [4]王萍,陈捷.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J].中国劳动,2022(6):55-67.
- [5]郑路,徐旻霞.传统家庭观念抑制了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吗?——基于金融信任与金融素养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21(06):133-151.